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八洞天 卷二 反蘆花 幻作合前妻為後妻 巧相逢繼母是親母

詩曰： 當時二八到君家，尺素無成愧臺木麻。

今日對君無別語，莫教兒女衣蘆花。

此詩乃前朝嘉定縣一個婦人臨終囑夫之作。末句『衣蘆花』，用閔子騫故事。其夫感其詞意痛切，終身不續娶。

這等說起來，難道天下繼母都是不好的？平心而論，人子事繼母有事繼母的苦；那做繼母的亦有做繼母的苦。親生兒子，任你打罵也不記懷。不是親生的，慈愛處便不記，打罵便記了。

管他，既要啣氣；不管他，丈夫又道繼母不著急，左難右難。及至父子之間，偶有一言不合，動不動道聽了繼母。又有前兒年長，繼母未來時，先娶過媳婦，父死之後，或繼母無子，或有子尚幼，倒要在他夫妻手裡過活。此豈非做繼母的苦處。

所以，盡孝於親生母不難，盡孝於繼母為難。試看二十四孝中，事繼母者居其半。然雖如此，前人種樹後人收，前妻吃盡苦辛，養得個好兒子，倒與後人受用。自己不能生受他一日之孝，深可痛惜！如今待在下說一人，娶第三個渾家，卻遇了第一個妻子；他孩兒事第二個繼母，重逢了第一個親娘。

這件奇事出在唐肅宗時。楚中房州地方，有個官人姓辛名用智，曾為汴州長史。夫人孟氏，無子，只生一女，小字端娘，丰姿秀麗，性格溫和，女工之外，更通詩賦。父母鍾愛，替她擇一快婿，是同鄉人，複姓長孫，名陳，字子虞，風流倜儻，博學多才。早歲游庠，至十七歲，辛公把女兒嫁去，琴瑟極其和調，真好似梁鴻配了孟光、相如得了文君一般，說不盡許多恩愛。有詞為證：連理枝棲兩鳳凰，同心帶綰二鴛鴦。花間唱和鶯兒匹，樑上徘徊燕子雙。郎愛女，女憐郎，朝朝暮暮共徜徉。

天長地久應無變，海誓山盟永不忘。

畢姻二年後，生下一子，乳名勝哥，相貌清奇，聰慧異常。

夫妻二人甚喜。

只是長孫陳纔高命蹇，連試禮闈不第。到二十七歲，以選貢除授興元郡武安縣儒學教諭，帶了妻兒並家人輩同赴任所。

在任一年，值本縣知縣陞遷去了，新官未到，上司委他權署縣轡不相時運不濟，纔署印三月，恰遇反賊史思明作亂，兵犯晉陽。朝廷命河北節度使李光弼討之。史思明抵擋不住，戰敗而奔。李節度從後追擊，賊兵且戰且走，隨路焚劫，看看逼近武安縣。一日幾次飛馬報到，長孫陳正商議守城，爭奈本縣的守將尚存誠十分怯懦，一聞寇警，先棄城逃去，標下兵丁俱奔散。

長孫陳欲點民夫守城時，那些百姓都已驚慌，哪裡還肯上城守禦。一時爭先開城而走，連衙役也都走了。長孫陳禁約不住，眼見空城難守，想道：『我做教諭，原非守城之官。今署縣印，便有地方干係，若失了城，難免罪責。』又想：『賊兵戰敗而來，怕後面官兵追趕，所過州縣，必不敢久祝我且回家眷，暫向城外山僻處避幾日，等賊兵去了，再來料理未遲！』遂改換衣妝，將縣印係於臂上，備下快馬一匹，輕車一輛，自己乘馬，叫辛氏與勝哥坐了車子，把行李及隨身乾糧都放車子上，喚兩個家僮推車。其餘婢僕，盡皆步行。出得城門，看那些逃難百姓扶老攜幼地奔竄，真個可憐。但見：亂慌慌風聲鶴唳，鬧攘攘鼠竄狼奔。前途墮珥，何遑迴首來看；後見遺簪，哪個有心去拾。任你王孫公子，用不著緩步徐行；恁她小姐夫人，怕不得鞋弓襪校香閨冶女，平日見生人，嚇得倒退，到如今挨挨擠擠人人叢；富室嬌兒，常時行短路，也要扛抬，至此日哭哭啼啼連路跌。

覓人的爹爹媽媽隨路號呼，問路的伯伯叔叔逢人亂叫。夫妻本是同林鳥，今番各自逃生；娘兒豈有兩般心，此際不能相顧。真個寧為太平犬，果然莫作亂離人。

行不數里，忽聞背後金鼓亂鳴，回望城中，火光燭天。眾逃難的發喊道：『賊來了！』霎時間，狂奔亂走。一陣擁擠，把長孫陳的家人們都沖散。兩個推車的，也不知去向。只剩下長孫陳與辛氏、勝哥三人。長孫陳忙下馬，將車中行李及乾糧移放馬上，要辛氏抱著勝哥騎馬，自己步行相隨。辛氏道：『我婦人家怎能騎馬？還是你抱了孩兒騎馬，我自步行罷！』

長孫陳道：『這怎使得！』三回五次催辛氏上馬，辛氏只是不肯。

長孫陳只得一手挽著妻子，一手牽馬而行。不及數十步，辛氏早走不動了。長孫陳著急道：『你若不上馬快走，必為賊兵迫及矣！』辛氏哭道：『事勢至此，你不要顧我罷！你只抱了勝哥，自上馬逃去，休為我一人所誤！』勝哥大哭道：『母親怎說這話！』長孫陳也哭道：『我怎割捨得你，我三人死也死在一處！』一面說，一面又行了幾步。走到一個井亭之下，辛氏立住了，哭對丈夫道：『你只為放我不下，不肯上馬。我今死在你前，以絕你念。你只保護了這七歲的孩子逃得性命，我死瞑目矣！』言訖，望著井中便跳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長孫陳忙去扯時，辛氏早已跳下井中去了。

正是：

馬上但求全弱息，井中拚得葬芳魂。

慌得勝哥亂哭亂叫，也要跳下井去。長孫陳雙手抱住了孩兒，去望那井中，雖不甚深，卻急切沒做道理救她，眼見不能活了，放聲大哭。

正哭時，後面喊殺之聲漸近。只得一頭哭，一頭先抱勝哥坐在馬上。自己隨後也上了馬，又將腰帶繫住勝哥，拴在自己腰裡紮縛牢固，把馬連加數鞭，望著山僻小路跑去。聽後面喊聲已漸遠，驚魂稍定。走至紅日沈西，來到一個敗落山神廟前。

長孫陳解開腰帶，同勝哥下馬，走入看時，先有幾個人躲在內，見長孫陳牽馬而來，驚問何人。長孫陳只說是一般避難的，解下馬上行李，叫勝哥看守著，自己牽馬去吃了草，回來繫住馬，就神座傍與勝哥和衣而臥。勝哥痛念母親，哭泣不止。

長孫陳心如刀割，一夜未曾合眼，天明起身尋些水淨了臉，吃了些乾糧，再餵了馬，打疊行李，正待去探聽賊兵消息，只見廟外有數人奔來，招呼廟裡躲難的道：『如今好了，賊兵被李節度大兵追趕，昨夜已盡去。城中平定，我們回去罷！』眾人聽說，一哄都去了。

長孫陳想道：『賊兵即去，果不出吾所料！』遂與勝哥上馬，仍回舊路，行過山口，將上官塘，勝哥要下馬解手。長孫陳抱了也下來，繫馬等他，卻望見前面路旁有榜文張掛，眾人擁著看。長孫陳也上前觀看，只見上寫道：欽命河北節度使李，為曉諭事，照得本鎮奉命討賊，連勝賊兵。賊已望風奔竄，其所過州縣，該地方官正當盡心守禦。

乃武安縣署印知縣長孫陳及守將尚存誠，棄城而逃，以至百姓流離，城池失守，殊可痛恨。今尚存誠已經擒至軍前斬首示眾，長孫陳不知去向，俟追緝正法。目下縣中缺官失印，本鎮已札委能員，權理縣事，安堵如故。凡爾百姓逃亡在外者，可速歸復業，毋得觀望，特示。

長孫陳看罷大驚，回身便走。勝哥解手方完，迎問道：『什麼榜文？』長孫陳不及回言，忙抱著勝哥，依舊上馬拴縛好了，加鞭縱轡，仍望山僻小路亂跑。穿林過嶺，走得人暈馬乏，臂上條的印，也不知失落何處了。奔至一溪邊，纔解帶下馬，牽馬去飲水，自己與勝哥也飲了幾口。勝哥細問驚走之故，長孫陳方把適間所見榜文述與他聽了。勝哥道：『城池失守，不幹爹爹事。爹爹何不到李節度軍前，把守將先逃之事稟告他。』

長孫陳道：『李節度軍法最嚴。我若去，必然被執。』勝哥道：『既如此，今將何往？』長孫陳道：『我前見邸報，你外祖辛公新昇閬州刺史。此時想已趕任，我待往投奔他。一來把你母親的凶信報知，二來就求他替我設法挽回。若挽回不得，變易姓名，另圖個出身！』說罷，復與勝哥上馬而行。正是：井中死者不復生，馬上生人又懼罪。

慌慌急急一鞭風，重重疊疊千行淚。

行了一程，已出武安縣界，來至西鄉縣地方。時已抵暮，正苦沒宿處，遙望林子裡有燈光射出。策馬上前看時，卻是一所莊院，莊門已閉。長孫陳與勝哥下馬，輕輕叩門。見一老嫗，攜燈啟戶，出問是誰？長孫陳道：『失路之人，求借一宿，幸勿見拒！』老嫗道：『我們沒男人在家，不便留宿。』長孫陳指著勝哥道：『念我父子俱在難中，望乞方便！』老嫗道：『這等說，待我去稟復老安人則個。』言畢，回身入內。少頃，出來說道：『老安人聞說你是落難的，又帶個兒子在此，甚是憐憫，叫我請你進去，面問備細，可留便留。』長孫陳遂牽著馬，與勝哥步入莊門，見裡面草堂上點起燈火，庭前兩株大樹。

長孫陳繫馬樹下，與勝哥同上草堂，早見屏後走出個中年婦人來。老嫗道：『老安人來了！』長孫陳連忙施禮，叫勝哥也作了揖。老安人道：『客官何處人，因何到此？』長孫陳扯道：『小可姓孫，是房州人。因許下雲臺山三元大帝香願，同荆妻與小兒去進香。不想路遇賊兵，荆妻投井而死，僕從奔散，只逃得愚父子性命。』老安人道：『如此卻可傷了。敢問客官何業？』長孫陳道：『小可是讀書人。因累舉不第，正要乘進香之便，往閩州投奔個親戚。誰料運蹇，又遭此難！』老安人道：『原來是位秀士，失敬了！』便叫老嫗看晚飯。長孫陳謝道：『借宿已不當，怎好又相擾？』因問：『貴莊高姓？老安人有令郎否？』老安人道：『先夫姓甘，已去世五載。老身季氏，不幸無兒，只生一女。家中只有一老蒼頭、一老嫗並一小廝。』

今蒼頭往城中納糧未回，更沒男人在家，故不敢輕留外客。通因老嫗說客官是難中人，又帶個令郎在此，所以不忍峻拒。』正說間，小廝捧出酒餚，排列桌上。老安人叫聲客官請便，自進去了。長孫陳此時又飢又渴，斟酒便飲。勝哥卻只坐在旁邊吞聲飲泣。長孫陳拍著他的背道：『我兒，你休苦壞了身子，還勉強吃些東西！』勝哥只是掩淚低頭，杯箸也不動。

長孫陳不覺心酸，連自己晚飯也吃不下了，便起身把被褥安放在堂側榻上，討些湯水淨了手腳，又討些草料餵了馬，攜著勝哥同睡。勝哥哪裡睡得著，一夜眼淚不幹。長孫陳只因連日暈乏，沈沈睡去。次早醒來，看勝哥時，渾身發熱，只叫心疼。正是：孝子思親腸百結，哀哉一夜席難貼。

古人嚙指尚心疼，何況中途見慘烈。

長孫陳見兒子患病，不能行動，驚慌無措。甘母聞知，叫老嫗出來說道：『客官，令郎有病，且寬心住此，將息好了去，不必著忙。』長孫陳感激稱謝。又坐在榻前，撫摩著勝哥，帶哭地說道：『你母親只為要留你這點骨血，故自拚一命。我心如割，你今若有些長短，連我也不能活了！』口中說著，眼中淚如雨下，卻早感動了裡面一個人。

你道是誰？就是甘母的女兒。此女小字秀娥，年方二八，甚有姿色，亦頗知書。因算命的說他，婚姻在遠不在近，當為貴人之妻；故凡村中富戶來求婚，甘母都不允，立意要她嫁個讀書人，秀娥亦雅重文墨，昨夜聽說借宿的是個秀士，偶從屏後偷覷，卻也是天緣合湊，一見了長孫陳相貌軒昂，又聞他新斷弦，心裡竟有幾分看中了他。今早又來窺窺，正聽得他對勝哥說的話，因想他伉儷之情如此真篤，料非薄倖者，便一發有意了。只好對母親說，乃私白老嫗，微露其意。老嫗即以此意告知主母，又攬掇道：『這正合著算命的言語了。那客官是遠來的，又是秀士，必然發達。小姐有心要嫁他，真是天緣前定。』甘母本是極愛秀娥，百依百順的，聽了這話，便道：『難得她中意，我只恐她不肯為人繼室；她若肯時，依她便了。』

但我只一女，必須入贅，不知那人可肯入贅在此。』正待使老嫗去問他，恰好老蒼頭從縣中納糧回來，見了長孫陳，便問：『此位何人？』老嫗對他說知備細。蒼頭對長孫陳道：『昨李節度有憲牌行到各州縣，捱查奸細。過往客商，要路引查驗。』

客官若有路引，方好相留，如無路引，不但人家住不得，連客店也去不得！』長孫陳道：『我出門時，只道路上太平，不曾討得路引，怎麼處？』蒼頭道：『憲牌上原說在路客商，若未取原籍路引者，許赴所在官司稟明查給。客官可就在敝縣討了路引罷。』

長孫陳道：『說得是！』口雖答應，心愈懷疑。正是：欲求續命線，先少護身符。

當晚勝哥病勢稍寬，長孫陳私語他道：『我正望你病好了，速速登程，哪知又要起路引來，教我何處去討？』勝哥道：『爹爹何不捏個鬼名，到縣中去討。』長孫陳道：『這裡西鄉與我那武安縣接壤，縣中耳目眾多，倘識破我是失機的官員，不是耍處！』父子切切私語，不防老蒼頭在壁後聽得了，次早入內，說與甘母知道。甘母吃了一驚，看著女兒道：『那人來歷如此，怎生發付他？』秀娥沈吟半晌道：『他若有了路引，或去或住，都不妨了。只是他要在我縣中討路引卻難，我們要討個路引與他倒不難。』甘母道：『如何不難？』秀娥道：『堂兄甘泉現做本縣押衙，知縣最信任他，他又極肯聽母親言語的。今只在他身上要討個路引，有何難處！』甘母道：『我倒忘了，便叫蒼頭速往縣中請姪兒甘泉來！』一面親自到堂前，對長孫陳說道：『官人休要相瞞，我昨夜聽得你自說是失機官員。你果是何人？實對我說，我倒有個商量。』長孫陳驚愕了一回，料瞞不過，只得細訴實情。

甘母將適間和女兒商量的話說了，長孫陳感謝不荊至午後，甘泉騎馬同蒼頭到莊。下馬登堂，未及與長孫陳相見，甘母即請甘泉入內，把上項話細說一遍，並述欲招他為婿之意。甘泉一一應諾，隨即出見長孫陳，敘禮而坐。說道：『尊官的來蹤去跡，適間家叔母已對卑人說知。若要路引，是極易的事。但家叔母還有句說話。』長孫陳道：『有何見教？』

甘泉便把甘母欲將女兒秀娥結為婚姻之意，從容言及。長孫陳道：『極承錯愛，但念亡妻慘死，不忍再娶！』甘泉道：『尊官年方壯盛，豈有不續弦之理？家叔母無嗣，欲贅一佳婿，以娛晚景。若不棄嫌，可入贅在此。縱是令郎有恙，不能行路，閩州之行且待令郎病癒，再作商議何如？』長孫陳暗想：『我本不忍續弦，奈我的蹤跡已被他們知覺，那甘泉又是個衙門員役，若不從他，恐反弄出事來！』又想：『我在難中，蒙甘母相留，不嫌我負罪之人，反欲結為姻眷，此恩亦不可忘！』又想：『欲討路引，須央洩甘泉。必從其所請，他方肯替我出力！』

躊躇再四，乃對甘泉道：『承雅意，何敢過辭！但入贅之說未便，一者亡妻慘死，未及收殮，待小可到了閩州，遣人來收殮了亡妻骸骨，然後續弦，心中始安；二者負罪在身，急欲往見家岳，商議脫罪復官之計，若入贅在此，恐誤前程大事。今既蒙不棄，只留小兒在此養病，等小可閩州見過岳父，然後來納聘成婚罷！』甘泉聽說，即以此言入告甘母。甘母應允，只要先以一物為聘。長孫陳身邊並無他物，只有頭上一隻金簪，拔下來權為聘禮。甘泉以小銀香盒一枚回敬。正是：已於絕處逢生路，又向凶中締新姻。

婚議既定，長孫陳急欲討路引。甘泉道：『這不難，妹丈可寫一個稟揭來，待我持去代稟縣尊，即日可得。』長孫陳便寫下一個稟揭，只說要往雲臺山進香的，捏個姓名叫做孫無咎，取前程無咎之意。甘泉把稟揭袖了，作別而去。卻說勝哥臥在榻上，聽得父親已與甘家結婚，十分傷感。到晚間，重複心疼，發熱起來。長孫陳好生憂悶，欲待把自己不得不結婚的苦情告訴他，又恐被人聽得，不敢細說。至次日，甘泉果然討得路引來了。長孫陳雖然有了路引，卻見勝哥的病體沉重，放心不下，只得倒住著替他延醫服藥。又過了好幾日，方漸漸痊可。長孫陳纔放寬了心，打點起身。甘母治酒餚行，又送了些路費。長孫陳請甘母出來，下了四拜，說道：『小兒在此，望岳母看顧！』

甘母道：『如今是一家骨肉了，不勞叮囑。』長孫陳又吩咐勝哥道：『你安心在此調養病體，切莫憂煎。我一至閩州，即遣人來接你。』勝哥牽衣啼哭，長孫陳揮淚出門，上馬而去。甘泉也來送了一程，作別自回。長孫陳雖締新姻，心中只痛念亡妻，於路口佔《憶秦娥》詞一首云：風波裡，捨車徒步身無主。身無主，拚將艷質，輕埋井底。

留卿不住看卿死，臨終猶記傷心語。傷心語，囑子珍重，把兒看顧。長孫陳在路曉行夜宿，但遇客店，看了路引並無阻滯。一日，正在一個客店裡買飯吃，只見有個公差打扮的人，也入來買飯。店主人問他是哪裡來的，那人向胸前取出一個官封來，說道：『我是閩州刺史衙門，差往李節度軍前投遞公文的。』

長孫陳聽了，暗喜道：『莫非我丈人知我失機，要替我挽回，故下書與李節度麼？』便問那人道：『閩州辛老爺，有何事要投文與李節度？』那人道：『如今辛老爺不在閩州了。這公文不是辛老爺的，也不知為著什麼事？』長孫陳驚問道：『辛老爺哪裡去了？』那人道：『辛老爺纔到任，卻因朝中有人薦他，欽召入京去了。如今是本州佐貳官掌印哩！』長孫陳聽說，驚呆了半晌。想道：『這卻怎處？』岳父已入京，我去閩州做什麼？

逃罪之人，又不敢往京中去，況與路引上不對。欲仍迴甘家，又沒有閬州打回的路引。」此時真個進退兩難。正是：羝羊不退又不遂，觸在藩籬怎得休！

當晚只得且在客店中歇宿，伏枕尋思，無計可施。正睡不著，只聽得隔壁呻吟之聲，一夜不絕。次早起來，問店主人道：『隔房歇的是何人？』店主人道：『是一位赴任官員。因路遇賊兵，家人及接官衙役都被殺，只逃得他一人，借我店裡住下，指望要到附近州縣去討了夫馬，起送赴任。哪知又生起病來，睡倒在此。』長孫陳聽說也是個被難官員，正與自己差不多的人，不覺惻然，便叫店主人引到他房裡去看。只見那人仰臥在牀，見長孫陳入來，睜眼一看，叫道：『阿呀！你是子虞兄，緣何到此？』長孫陳倒吃一驚，定眼細看，果然是認得的，只因他病得形容消瘦，故一見時認不出，那人卻認得長孫陳仔細。

你道那是誰？原來是長孫陳一個同鄉的好友，姓孫，名去疾，字善存，年紀小長孫陳三歲，纔名不相上下。近因西川節度使嚴武聞其纔，薦之於朝，授夔州司戶，領他赴任。他本家貧未娶，別無眷屬攜帶，只有幾個家僮並接官衙役相隨。不想中途遇賊，盡被殺死。他幸逃脫，又復患病羈留客店。當下見了長孫陳，問道：『聞兄在武安縣。』長孫陳不等他說完，忙搖手道：『禁聲！』孫去疾便住了口。長孫陳遣開了店主人，方把自己的事告訴他。

孫去疾也自訴其事，因說道：『如今小弟有一計在此。』

長孫陳問何計？孫去疾道：『兄既沒處投奔，弟又抱病難行。

今文僉現在，兄可頂了賤名，竟往夔州赴任。嚴節度但聞弟名，未經識面，接官衙役又都被殺。料無人知覺！』長孫陳道：『多蒙厚意，但此乃兄的功名，小弟如何佔得！況尊恙自當痊可。兄雖欲為朋友地，何以自為地！』孫去疾道：『賤恙沈重，此間不是養病處。倘若死了，客店豈停棺之所。不若弟倒頂了孫無咎的鬼名，只說是孫去疾之弟。兄去上任，以輕車載弟同往。弟若不幸而死，乞兄殮殮，隨地安葬，如幸不死，同兄到私衙慢慢調理，豈不兩便！』長孫陳想了一想道：『如此說，弟權且代庖。候尊恙全愈，稟明嚴公，那時小弟仍頂孫無咎名字，讓兄即真便了。』計議已定，恐店主人識破，即僱一車，將孫去疾載至前麵館驛中住下。然後取了文僉，往地方官處討了夫馬，另備安車，載了去疾，竟望夔州進發。正是：去疾忽然有疾，善存幾不能存。

無咎又恐獲咎，假孫竟冒真孫。

不一日，到了夔州，坐了衙門。孫去疾幸不死，即於私衙中，另治一室安歇，延醫調治。時嚴公正駐節夔州，長孫陳寫著孫去疾名字的揭帖，到彼參見。嚴公留宴，因欲試其纔，即席命題賦詩，長孫陳援筆立就。嚴公深加嘆賞，只道孫去疾名不虛傳，哪知是假冒的。以後又發幾件疑難公事來審理，長孫陳斷決如流，嚴武愈加敬重。長孫陳蒞任半月，即分頭遣人往兩處去：一往武安城外井亭中，撈取辛氏夫人骸骨殮殮，擇地權厝，另期安葬；一往西鄉城外甘家，迎接公子勝哥，並將禮物書信寄與甘泉，就請甘母同著秀娥至任所成婚。一面於私衙中，設立辛氏夫人靈座。長孫陳公事之暇，除卻與孫去疾閒話，便對著那靈座流涕。一夕獨自飲了幾杯悶酒，看了靈座，不覺痛上心來，又吟《憶秦娥》詞一首云：黃昏後，悲來欲解全恁酒。全恁酒，只愁酒醒，悲情還又。

新弦將續難忘舊，此情未識卿知否？卿知否，唯求來世，天長地久。吟罷，取筆寫出，並前日路上所吟的，也一齊寫了，常取來諷詠嗟嘆。正是：痛從定後還思痛，歡欲來時不敢歡。

此日偏能憶舊偶，只因尚未續新弦。

過幾日，甘家母女及勝哥都接到。甘母、秀娥且住在城外公館中，先令蒼頭、老嫗送勝哥進衙。長孫陳見勝哥病體已愈，十分歡喜，對他說了自己頂名做官之故。領他去見了孫去疾，呼為老叔，又叫他拜母親靈座。勝哥一見靈座，哭倒在地。

長孫陳扶他去睡了。次日，衙中結彩懸花，迎娶新夫人。

勝哥見這光景，愈加悲啼。長孫陳恐新夫人來見了不便，乃引他到孫去疾那邊歇了。少頃，秀娥迎到，甘母也坐轎進衙。長孫陳與秀娥結了親，拜了甘母，又到辛氏靈座前拜了，然後迎入洞房。長孫陳於花燭下觀那秀娥，果然美貌。此夜恩情，自不必說。有一曲《黃鶯兒》，單道那續娶少婦的樂處：幼婦續鸞膠，論年庚兒女曹，柔枝嫩蕊憐她少。憨憨語嬌，癡癡笑調，把夫懷當做娘懷倒。小苗條，抱來膝上，不死也魂銷。

當夜，勝哥未曾拜見甘氏，次日又推病臥了一日。至第三日，方來拜見，含淚拜了兩拜，到第三拜，竟忍不住哭聲。拜畢，奔到靈座前放聲大哭。他想自己母親慘死未久，屍骸尚未殮，為父的就娶了個新人，心中如何不痛？長孫陳也覺傷心，流淚不止。甘氏卻不歡喜，想道：『這孩兒無禮。莫說你父親曾在我家避難，就是你自己病體，也虧在我家將息好的。如何今日這般做張智，全不看我繼母在眼裡！』口雖不言，心下好生不悅。

自此之後，勝哥的飢寒飽暖，甘氏也不耐煩去問他，倒不比前日在他家養病時的親熱了。勝哥亦只推有病，晨昏定省，也甚稀疏。又過幾日，差往武安的人回來，稟說井中並無骸骨。

長孫陳道：『如何沒有？莫非你們打撈不到。』差人道：『連井底下泥也翻將起來，並沒什骸骨！』長孫陳委決不下。勝哥聞知，哭道：『此必差去的人不肯用心打撈，須待孩兒自去！』長孫陳道：『你孩子家病體初癒，如何去得？差去的人，量不敢欺我。正不知你娘的骸骨哪裡去了？』勝哥聽說，又到靈座前去痛哭，一頭哭，一頭說道：『命好的直恁好，命苦的直恁苦！我娘不但眼前的榮華不能受用，只一口棺木，一所荒墳，也消受不起！』說罷又哭。長孫陳再三勸他。甘氏只不開口，暗想：『他說命好的直恁好，明明妒忌著我。你娘自死了，須不是我連累，沒了骸骨，又不是我不要你去尋，如何卻怪起我來！』轉展尋思，愈加不樂。正是：開口招尤，轉喉觸諱。

繼母有心，前兒獲罪。

說話的，我且問你：那辛氏的骸骨，既不在井中，畢竟哪裡去了？看官聽說：那辛氏原不曾死，何處討她骸骨？她那日投井之後，賊眾怕官兵追殺，一時都去荊陵後便是新任閬州刺史辛用智領家眷赴任，緊隨著李節度大兵而來，見武安縣遭此變亂，不知女兒、女婿安否。正想要探問，恰好行至井亭下，隨行眾人要取水吃，忽見井中有人，好像還未死的，又好像個婦人。辛公夫婦只是逃難民婦投井，即令救起。眾人便設法救起來。辛公夫婦見了，認得是女兒端娘，大驚大哭。夫人摸她心頭還熱，口中有氣，急叫隨行的僕婦養娘們，替她脫下濕衣，換了乾衣，扶在車子上。救了半晌，辛氏漸漸甦醒。辛公夫婦詢知其故，思量要差人去找尋女婿及外甥，又恐一時沒處尋，遲誤了自己赴任的限期，只得載了女兒同往任所。及到任後，即蒙欽召，星夜領家眷赴京，一面著人到武安打探。卻因『長孫陳』三字，與『尚存誠』三字聲音相類，那差去的人粗莽，聽得人說『尚存誠失機被殺』，誤認做長孫陳被殺，竟把這凶信回報。辛氏聞知，哭得發昏，及問勝哥，又不知下落，一發痛心。自想當日拚身捨命，只為要救丈夫與兒子，誰知如今一個死別，一個生離，豈不可痛！因作《蝶戀花》一詞，以志悲思云：獨坐孤房淚如雨，追憶當年，拚自沈井底。只道妾亡君脫矣，哪知妾在君反死。君既死兮兒沒主，飄泊天涯，更有誰看取！痛妾苟延何所濟，不如仍赴泉臺去。

辛氏幾度要自盡，虧得父母勸於是，為丈夫服喪守節，又終日求神問卜，討那勝哥的消息。真個望兒望得眼穿，哭夫哭得淚乾，哪知長孫陳卻與甘氏夫人在夔州受用。正是：各天生死各難料，兩地悲難兩不同！

不說辛氏隨父在京，且說長孫陳因不見了辛氏骸骨，心裡慘傷，又作《憶秦娥》詞一首，云：心悲悒，香消玉碎無蹤跡。無蹤跡，欲留青塚，遺骸難覓。

風塵不復留仙骨，莫非化作雲飛去。雲飛去，天涯一望，淚珠空滴。長孫陳將此詞並前日所題兩詞，並寫在一紙，把來黏在辛氏靈座前壁上。甘氏走來見了，指著第一首道：『她叮嚀你將兒看覷。你的兒子，原得你自去看覷他。我是繼母，不會看覷他的！』又指著第二首道：『你只願與前妻「天長地久」，娶我這一番，卻不是多的了！』看到第三首，說道：『你兒子只道無人用心打撈骸骨，你何不自往天涯去尋覓！』說罷，變色歸房。慌得長孫陳忙把詞箋揭落了，隨往房中看時，見甘氏獨坐流淚。長孫陳陪著笑臉道：『夫人為何煩惱？』甘氏道：『你只想著前夫人，怪道勝哥只把親娘當娘，全不把我當娘。』

長孫陳道：『勝哥有什觸犯你，不妨對我說。』甘氏道：『說他怎的！』長孫陳再問時，甘氏只是低頭不語。長孫陳急得沒做道理處。原來長孫陳與甘氏的恩愛，比前日與辛氏的恩愛，又添了一個『怕』字。世上怕老婆的，有幾樣怕法：有『勢怕』，有『理怕』，有『情怕』。

『勢怕』有三：一是畏妻之貴，仰其閥閱；二是畏妻之富，資其財賄；三是畏妻之悍，避其打罵。『理怕』亦有三：一是敬妻之賢，景其淑范；二是服妻之才，欽其文采；三是量妻之苦，念其食貧。『情怕』亦有三：一是愛妻之美，情願奉其色笑；二是憐妻之少，自愧屈其青春；三是惜妻之嬌，不忍見其頰（戚頁）。今甘氏難中相識，又美少而嬌，大約『理怕』居半，『情怕』居多。

有一曲《桂枝香》說那怕嬌妻的道：

愛她嬌面，怕她顏變。為什（不免）首無言，慌得我意忙心亂，看春山頓鎖。春山頓鎖，是誰觸犯？忙陪歡臉，向娘前，直待你笑語還如故，纔教我心兒放得寬。

這叫做因愛生怕。只為愛妻之至，所以妻若蹙額，他也皺眉；妻若忘餐，他也廢食。好似虞舜待弟的一般，像優亦優，像喜亦喜。又好似武王事父的一般，文王一飯亦一飯，文王再飯亦再飯。

閑話少說，只說正文。當下長孫陳偃伴了甘氏半晌，卻來私語勝哥道：『你雖痛念母親，今後卻莫對著繼母啼哭。晨昏定省，不要稀疏了！』勝哥不敢違父命，勉強趨承。甘氏也只落落相待。一個面紅頸赤，強支吾地溫存，一個懶語遲言，不耐煩地答應。長孫陳見他母子二人終不親熱，亦無法處之。勝哥日常間倒在孫去疾臥室居多。此時孫去疾的病已全愈。長孫陳不忍久佔其功名，欲向嚴武稟明其故，料嚴公愛他，必不見罪。乃具申文，只說自己係孫去疾之兄孫無咎，向因去疾途中抱病，故權冒名供職，今弟病已痊，理合避位。向日朦朧之罪，仗乞寬宥。嚴公見了申文，甚是驚訝，即召孫去疾相見，試其才學，正與長孫陳一般。嚴公大喜道：『二人正當兼收併用。』

遂令將司戶之印，交還孫去疾，其孫無咎委署本州司馬櫻一面奏請實授。於是，孫去疾自為司戶，長孫陳攜著家眷，遷往司馬署中，獨留勝哥在司戶衙內，托與去疾撫養教訓，免得在繼母跟前，取其厭惡。此雖愛子之心，也是懼內之意。只因礙著枕邊，只得權割膝下，正合著《瑟琶記》上兩句曲兒道：『你爹行兒得好偏，只一子不留在身畔。』

甘氏離卻勝哥之後，說也有，笑也有，不似前番時常變臉了。

光陰迅速，不覺五年。甘氏生下一女一子：女名珍姑，子名相郎，十分歡喜。哪知樂極悲生，甘母忽患急病，三日暴亡。

甘氏哭泣踴躍，哀痛之極，要長孫陳在衙署治喪。長孫陳道：『衙署治喪，必須我答拜。我官職在身，總麻之喪，不便易服。今可停柩於寺院中，一面寫書去請你堂兄甘泉來，立他為嗣，方可設幕受弔。』甘氏依言，將靈柩移去寺中。長孫陳修書遣使，送與甘泉，請他速來主持喪事。甘泉得了書信，稟過知縣，討了給假，星夜前來奔喪。正是：此雖敦族誼，亦是趨勢利。

貴人來相召，如何敢不去。

甘泉既到，長孫陳令其披麻執杖，就寺中治喪。夔州官府並各鄉紳，看司馬面上，都來致弔。嚴公亦遣官來弔，孫去疾也引著勝哥來拜奠。熱鬧了六七日，極為光榮。卻不知甘氏心上還有不足意處：因柩在寺中，治喪時自己不便到幕中哭拜；直至甘泉扶柩起行之日，方用肩輿抬至靈前奠別，又不能夠親自還鄉送葬。為此每日哀痛，染成一病，懨懨不起。慌得長孫陳忙請醫看視，都道傷感七情，難以救治。看看服藥無效，一命懸絲。常言道：『人之將死，其言也善。』甘氏病臥在牀，反覆自思：『吾向嗔怪勝哥哭母，誰想今日輪到自身。吾母親抱病而亡，有屍有棺，開喪受弔，我尚痛心；何況他母死於非命，屍棺都沒有，如何教他不要哀痛！』又想：『吾母無子，賴有姪兒替他服喪。我若死了，不是勝哥替我披麻執紼，更有何人？可見生女不若生男，幼男又不若長男。我這幼女幼子，乾得什事？』便含淚對長孫陳道：『我當初錯怪了勝哥，如今我想他，可速喚來見我。』長孫陳聽說，便道：『勝哥一向常來問安，我恐你厭見他，故不使進見。你今想他，喚他來便是。』

說罷，忙著人到孫去疾處將勝哥喚到。勝哥至牀前見了甘氏，吃驚道：『不想母親一病至此！』甘氏執著勝哥的手，雙眼流淚道：『你是個天性純孝的，我向來所見不明，錯怪了你。我今命在旦夕，汝父正在壯年，我死之後，他少不得又要續娶。

我這幼子幼女，全賴你做長兄的看顧。你只念當初在我家避難時的恩情，切莫記我後來的不是罷！』說畢，淚如泉湧。勝哥也流淚道：『母親休如此說。正望母親病癒，看顧孩兒。倘有不諱，這幼妹幼弟，與孩兒一父所生，何分爾我！縱沒有當初避難的一段恩情，孩兒在父親面上推愛，豈有二心！』甘氏道：『我說你是仁孝的好人。若得如此，我死瞑目矣！』又對長孫陳道：『你若再續娶後妻，切莫輕信其語，撇下了這三個兒女！』

長孫陳哭道：『我今誓願終身不續娶了！』甘氏含淚道：『這話只恐未必！』言訖，瞑目不語，少頃即奄然而逝。正是：自古紅顏多薄命，琉璃易破彩雲妝。

長孫陳放聲大哭，勝哥也大哭。免不得買棺成殮，商議治喪。長孫陳叫再買一口棺木進來，勝哥驚問何故，長孫陳道：『汝母無屍可殮，今設立虛柩，將衣冠殮了，一同治喪，吾心始安。』勝哥道：『爹爹所見極是。』便於內堂停下兩柩，一虛一實。

幕前掛起兩個銘旌，上首的寫：『元配辛孺人之柩』，下首的寫：『繼配甘孺人之柩。』擇日治喪，比前甘母治喪時，倍加熱鬧。但喪牌上還是孫無咎出名。原來唐時律令：凡文官失機後，必有軍功，方可贖罪。長孫陳雖蒙嚴武奏請，已實授夔州司馬之職，然不過簿書效勞，未有軍功，故不便改正原名。

恰好事有湊巧，夔州有山寇竊發，嚴公遣將征剿，司馬是掌兵的官，理合同往。

長孫陳即督同將校前去。那些山寇，不過烏合之眾，長孫陳畫下計策，設伏擊之，殺的殺，降的降，不幾日，奏凱而還。

嚴公嘉其功，將欲表奏朝廷。長孫陳那時方說出自己真名姓，把前後事情一一訴明，求嚴武代為上奏。嚴公即具疏奏聞。奉旨：孫無咎既即係長孫陳，准復原姓名，仍論功昇授工部員外。

正是：

昔年複姓只存一，今日雙名仍喚單。

長孫陳既受恩命，便一面遣人將兩柩先載回鄉安厝；一面辭謝嚴公，拜別孫去疾，攜著三個兒女並僕從等進京赴任。此時辛用智正在京師為左右拾遺之職，當嚴公上表奏功時，已知女婿未死，對夫人和女兒說了，俱各大喜。但不知他可曾續娶，又不知勝哥安否？遂先使人前去，暗暗打聽消息。不一日，家人探得備細，一一回報了。夫人對辛公道：『偏怪他無情。待他來見你，且莫說女兒未死，只須如此如此，看他如何？』辛公笑而諾之。過了幾日，長孫陳到京，謝恩上任後，即同著勝哥往辛家來。於路先叮囑勝哥道：『你在外祖父母面前，把繼母中間這段話，隱瞞些個。』勝哥應諾。既至辛家，辛公夫婦出見。長孫陳哭拜於地，訴說妻子死難之事。勝哥亦哭拜於地。

辛公夫婦見勝哥已長成至十二三歲，又悲又喜。夫人扶起勝哥，辛公也扶起長孫陳說道：『死生有命，不必過傷！且請坐了。』

長孫陳坐定，辛公便問道：『賢婿可曾續弦？』長孫陳道：『小婿命蹇，續弦之後，又復斷弦。』辛公道：『賢婿續弦，在亡女死後幾年？』長孫陳道：『就是那年。』夫人便道：『如何續得恁快！』長孫陳正待訴告甘家聯姻的緣故，只見辛公道：『續弦也罷了。但續而又斷，自當更續。老夫有個姪女，年貌與亡女彷彿，今與賢婿續此一段姻親何如？』長孫陳道：『多蒙岳父厚愛，只是小婿已誓不再續矣！』夫人道：『這卻為何？』長孫陳道：『先繼室臨終時，念及幼子幼女，其言哀慘，所以不忍再續。』辛公道：『賢婿差矣！若如此說，我女兒慘死，你一發不該便續弦了。難道亡女投井時，獨不曾念及幼子麼？賢婿不忍負繼夫人，何獨忍負亡女乎？吾今以姪女續配賢婿，亦在亡女面上推情，正欲使賢婿不忘亡女耳！』長孫陳滿面通紅，無言可答，只得

說道：『且容商議。』辛公道：『愚意已定，不必商議！』長孫陳不敢再言，即起身告別。辛公道：『賢婿新蒞任，公事煩冗，未敢久留。勝哥且住在此，尚有話說。』長孫陳便留下勝哥，作別自回。辛公夫婦攜勝哥入內，置酒款之，問起繼母之事，勝哥只略談一二。辛公夫婦且不教母子相見，也不說明其母未死，只說道：『吾姪女即汝母姨，今嫁汝父，就如你親母一般。你可回去對汝父說，叫他明日納聘，後日黃道吉日，便可成婚。須要自來親迎。』說畢，即令一個家人同一個養娘，送勝哥回去。就著那養娘做個媒的。

勝哥回見父親，備述辛公之語。養娘又致主人之意。長孫陳無可奈何，只得依他納了聘。至第三日，打點迎娶。

先於兩位亡妻靈座前祭奠，勝哥引著那幼妹幼弟同拜。長孫陳見了，不覺大哭。勝哥也哭了一場，那兩個小的，不知痛苦，只顧呆著看。長孫陳愈覺慘傷，對勝哥道：『將來的繼母，即汝母姨，待汝自然不保只怕苦了這兩個小的！』勝哥哭道：『甘繼母臨終之言，何等慘切。這幼妹幼弟，孩兒自然用心調護。只是爹爹也須立主張。』長孫陳點頭滴淚。

黃昏以後，準備鼓樂香車，親自乘馬到門奠雁。等了一個更次，方迎得新人上轎。正是：丈人這般耍，女婿賽吃打。只道親上親，誰知假中假。

新人進門拜了堂，掌禮的引去拜兩個靈座，新人立住不肯拜。長孫陳正錯愕間，只聽得新人在兜頭的紅羅裡，大聲說起話來道：『眾人退後，我乃長孫陳前妻辛氏端娘的靈魂，今夜附著新人之體來到此間，要和他說話。』眾人大驚，都退走出外。長孫陳也吃一驚，倒退數步。勝哥在傍聽了，大哭起來，忙上前扯住，要揭起紅羅來看。辛氏推住道：『我怕陽氣相逼，且莫揭起！』長孫陳定了一回，說道：『就是鬼，也說不得也！』

上前扯住哭道：『賢妻，你靈魂向在何處？骸骨如何不見？』

辛氏揮手道：『且休哭，你既哀痛我，為何骨肉未冷，便續新弦？』長孫陳道：『本不忍續的，只因在甘家避難，蒙她厚意，故勉強應承。』辛氏道：『你為何聽後妻之言，逐勝兒出去！』

長孫陳道：『此非逐他，正是愛他。因為失歡於繼母，恐無人調護，故寄養在孫叔叔處。』辛氏道：『後妻病故，你即治喪。我遭慘死，竟不治喪。』

直待等著後妻死了，趁她的便，一同設幕，是何道理？』

長孫陳道：『你初亡時，我尚頂孫叔叔的名字，故不便治喪。』

後來孫無咎雖係假名，卻沒有這個人，故可權時治喪。』辛氏道：『甘家岳母死了，你替她治喪。我父母現在京中，你為何一向並不遣人來通候！』長孫陳道：『因不曾出姓複名，故不便遣人通候。』辛氏道：『這都罷了！但我今來要和你同赴泉臺，你肯隨我去麼？』長孫陳道：『你為我而死，今隨你去，固所甘心，有何不肯！』勝哥聽說，忙跪下告道：『望母親留下爹爹，待孩兒隨母親去罷！』辛氏見勝哥如此說，不覺墮淚，又見丈夫肯隨她去，看來原不是薄情的。因說道：『我實對你說，我原非鬼，我即端娘之妹也。奉伯父之命，叫我如此試你！』

長孫陳聽罷，纔定了心神。卻又想新嫁到的女兒，怎便如此做作，聽她言語，宛是前妻的聲音。

莫非這句話，還是鬼魂在那裡哄我。正在疑想，只見辛氏又道：『伯父吩咐教你撤開甘氏靈座，待我只拜姐姐端娘的靈座！』

長孫陳沒奈何。只得把甘氏靈座移在一邊。辛氏又道：『將甘氏神主焚化了，方可成親！』長孫陳道：『這個說不去！』

勝哥也道：『這怎使得？』辛氏卻三回五次催逼要焚。長孫陳此時一來還有幾分疑她是鬼，二來便做道新人的主見，卻又礙著她是辛公姪女，不敢十分違拗。只得含著淚，把甘氏神主攜在手中，方待焚化。辛氏叫住道：『這便見得你的薄情了。你當初在甘家避難，多受甘氏之恩，如何今日聽了後妻，便要把她的神主焚棄？你還供養著。你只把辛氏的神主焚了罷！』長孫陳與勝哥聽說，都驚道：『這卻為何？』辛氏自己把兜頭的紅羅揭落，笑道：『我如今已在此了，又立我的神主則什？』

長孫陳與勝哥見了，俱大驚。

一齊上前扯住，問道：『畢竟是人是鬼？』辛氏那時方把前日井中被救的事說明。長孫陳與勝哥如夢初覺。夫妻母子，抱頭大哭。正是：本疑鳳去秦臺杳，可意珠還合浦來。

三人哭罷，方酌酒相慶。

勝哥引著幼妹幼弟拜見了母親，又對母親述甘氏臨終之語，望乞看視這兩個小的。辛氏道：『這個不消過慮。當初我是前母，甘氏是繼母，如今她又是前母，我又是繼母了。我不願後母虐我之子，我又何忍虐前母之兒！』長孫陳聞言，起身稱謝道：『難得夫人如此賢德。甘氏有靈，亦銘刻於泉下矣！』因取出那三首《憶秦娥》詞來與辛氏看，以見當日思念她的實情。

辛氏把那《蝶戀花》一詞與丈夫看。自此夫妻恩愛，比前更篤。

至明年，孫去疾亦昇任京職，來到京師，與長孫陳相會。

原來去疾做官之後，已娶了夫人，至京未幾，生一女。恰好辛氏亦生一子，即與聯姻。辛氏把珍姑、相郎與自己所生二子一樣看待，並不分彼此，長孫陳的歡喜感激不可言盡，正是：稽首頓首敬意，誠歡誠作恩情。

無任瞻天仰聖，不勝激切屏營。

看官聽說，第四個兒子，卻與第一個兒子是同胞，中間反問著兩個繼母的兒女，此乃從來未有之事。後來甘泉有個姪女，配了勝哥。那珍姑與相郎，又皆與辛家聯姻。辛、甘兩家，永為秦晉，和好無間。若天下前妻晚娶之間，盡如這段話文，閔子騫之衣可以不用，嘉定婦之詩可以不作矣。故名之曰《反蘆花》。